

第十六卷

DI SHI LIU
ZHUANG
LI HUN AN
秦瘦鸥中篇小说选

陆
倚
少
欽

離
婚
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秦瘦鸥

秦瘦鸥中篇小说选 DI SHI LIU ZHUANG LI HUN AN

044197

J44/5
1001
2

佳楠书



年十六

雅韵



文字书号 005071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题字 陆俨少
封面设计 靳 埏
责任编辑 陈云生

第十六桩离婚案

——秦瘦鸥中篇小说选

秦瘦鸥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190000 印数00001—66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76-6/1·75 定 价: 2.10元

内 容 提 要

收入这本小说集的有老作家秦瘦鸥近年来创作的中篇小说《第十六桩离婚案》、《被儿子遗弃的人》和《黄裙子的风波》。由于作者对生活十分熟悉，又有深邃的洞察力和分析力，因此在这些作品中，对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各种人物的心态，特别是他们对恋爱、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道德等观念的变革，都作了较深的探索和思考，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收入小说集的，还有作者五十年代的一篇作品《刘瞎子开眼》。

41/51 6



秦瘦鸥

目 次

第十六桩离婚案	1
被儿子遗弃的人	40
黄裙子的风波	130
刘瞎子开眼	184

第十六桩离婚案

(一)

暑假期间，N市N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刘冲没有回到他父母的驻地C省，而来到了东海之滨的S市。刘冲从没有在S市长期逗留过，可对这座东方大都会还是挺熟悉的，因为他父亲是××军分区后勤部的一位师级干部，每年至少要上S市去几次，或者是因公出差，或者是探访老战友。刘冲从十几岁起，就向往着外面的花花世界，曾多次缠着爸爸把他带到过S市。这两年妹妹刘洁从C省被派到S市的301医院进修，这就给予刘冲以更多的方便，至少在S市不必为食宿操心了。事情当然没这么简单，他们家里还有一位挺会卡管人的妈妈。兴许是一直在军人服务社之

类的小单位或是预提干部集训队之类的临时性组织里当头头的缘故吧，妈妈周犁思想保守，远没爸爸那么随和，经常写信教训儿子应该抓紧学习，不许贪玩。她哪里知道自从跳交谊舞的这股风吹遍全国各地以来，头脑灵活、长相英俊的刘冲已成为N大学各种舞会上的活跃分子，是今天大家刮目相看的“迪斯科大学生”。

然而刘冲心里还时常感到不足。他总嫌N市太土气，女同学里挑不出几个晶光锃亮的美女，一颗心老惦念着S市。他知道S市的男女青年都富于开放性，那里又有“东方荷里活”之称，电影厂和剧团高度集中，全国最漂亮的女演员、女歌唱家、女舞蹈家都出在S市。他刘冲风华正茂，要找真正可心的女朋友，必须一头扎到S市去。他是研究生，学习本没有死板的规定，可松可紧，全由自己掌握。倒是妈妈不断来信，等于在他脑袋里装了一架遥控器，使他的神经永远不能放松。而且校党委里有个姓汪的科级干部，五十出头的老处女，跟妈妈沾些亲故，似乎常在向他家里打小报告，更使刘冲多了一重顾虑，在平时不敢轻易离校溜到S市去。

如今可好了，四十多天的暑假哪能不充分利用？妈妈那边呢，有办法，撒个弥天大谎，说是去S市参加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学术讲座，岂不名正言顺？

到了S市，在301医院的招待所里一住下，刘冲什么也不提，张嘴便问他妹妹：“印伯伯家的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刚满二十岁的刘洁倒像被戳了一下似地突然变了脸

色，很不高兴地反问：“你要去找他们？”

“小洁，我来就是要痛痛快快地玩一下，当然得找印伯伯、董娘娘嘛！”刘冲毫不隐讳地说。

“可你……你知道……”刘洁痛苦地低下了头，欲言又止。

“什么？知道什么？”机灵的哥哥开始感觉到妹妹的态度有些反常。

刘洁紧紧地搓绞着她那两只白净的小手，没有出声。

“说嘛！小洁，有什么事快说嘛！”

在他的连连催促下，刘洁霍地抬起头来，睁大一双泪眼，瞅定刘冲，沉痛而急促地说：“你不知道吗？最近爸爸在跟妈妈闹矛盾，提出要离婚！”

即使在生活中已经滚打得相当成熟老练的刘冲，听了这几句话也不由楞住了。主要是由于事情来得太突兀，他思想上毫无准备，而不是害怕父母离婚这件事对他本人的前途会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他已经长大了，不久就可以独立生活，这是跟他妹妹略有不同的。再说近年进口的影片里，离婚的故事已经让他看得很多；就是在国内，打“文化大革命”起，离婚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只因事情牵涉到了自己的父母，刘冲的神经才不免有所触动。

“那跟印伯伯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过了一二分钟，他已运用理智在刘洁的话里找出了可疑点。

这一问可真的刺痛了才二十岁的姑娘，她立时尖声高叫起来：

“你知道什么？爸爸追的就是那个董娘娘，漂亮的电

影明星！”

刘冲沉默了几分钟，忽然噗嗤一声笑了。

“怎么？你还笑！你有没有良心？”二十岁的实习医生这下可生了大气，瞪圆眼睛，直盯着她哥哥。

但刘冲并没有被她吓倒，反而像做报告似地大声说出了一大篇自己的看法：

“你没有看过电视剧《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吗？多新奇，多劲！场景简单，演员不多，其中有两个人前后扮演了八九个角色，真帅！你一提爸爸要跟妈妈离婚，我马上就想到了这出好戏。可我不相信这第十六桩离婚案真会在咱们家里发生！因为，小洁，你想到过没有？眼下爸爸还是部队的高级干部嘛！党风、军纪这两道关他就闯不过去，别提法院会不会批准啦。他想离婚，未必有那么容易！”

由于忧急太过而考虑不周的刘洁差一些就被说服，但她心里还是不很踏实。“可你不知道，为了董娘娘，爸爸快发疯啦！最近的半年里，他来过S市七次，光桔子就送去了两三百斤！一下火车立刻打电话找董娘娘，几天都在一起，逛植物园，参观地下隧道，游关帝庙，上西菜馆，拍小照……什么没做过？有个晚上，说是去看京戏，到半夜两点多钟，爸爸还没回招待所……”

“那印伯伯呢？”刘冲询问。无疑地他认为这是关键所在。

“真奇怪，印伯伯什么都不问，有时听说他反而主动走出去，让爸爸跟董娘娘留在家里……”情况如此复杂，

小姑娘简直越想越糊涂。

在这方面比她多少有些经验的哥哥开始在屋子里踱步起来，显然也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的心底里，父亲一直是个说话不多，动作迟缓，既严肃，又有些粘粘糊糊的老兵，怎么一下就会变得如此活跃、轻佻起来，竟去穷追一个大城市里的女演员，而且对方又是有夫之妇？

“印伯伯他们不是也有了孩子吗？”他难以肯定地问。

“有，一个女的，比我还大一岁。”妹妹答覆得很明确。

“那真是胡闹！”刘冲又像生气，又像嘲笑似地连连摇头，“两家的子女都长大成人了，爸爸要不吃错了药，我不姓刘！”

“喝了迷魂汤啦！”实习医生对父亲的“病情”毕竟更清楚一些，“你没见过，董娘娘长得多迷人？看起来也真年轻，人家是电影明星嘛！会打扮，行头多，爸爸看得眼睛都花啦！”

“真的？她不可能比妈妈小多少吧？”刘冲有些愕然。

“小？还大三岁哪！”姑娘忿忿不平地说，“可怜的妈妈，本来也长得不丑，可跟着爸爸在山沟沟里一蹲几十年，不穿军装，就穿人民装，头发没烫过，高跟鞋没穿过，才四十四岁便成了老大娘。没良心的爸爸，现在倒要提出离婚啦！”

刘洁对中年女演员董琳的外形的描绘，没有引起二十

四岁的男青年刘冲的同仇敌忾的心情，反而使他大为惊奇，跃跃欲试。在他的幻觉里，S市是和美女紧紧地连在一起的。这次他利用暑假溜到S市，目的就想一饱眼福。董琳人到中年，居然还能使他们那位素来木讷拘谨的爸爸为之失魂落魄，他又怎能不想一见为快呢？于是他稍加考虑，便向他妹妹说出了下面的一席话：

“别慌，小洁，恋爱、结婚、离婚这类问题从来都带些神秘性。你要看过电视剧《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就不会这么紧张啦！现在我就要向电视剧里的那个女法官肖寒、作家罗南，还有女大学生路野草学习，通过调查研究，处理这才露头的第十六桩离婚案。”

“处理？你！”刘冲的口气虽然那么大，但他妹妹仍表怀疑。

“你别瞧不起我，小洁。”刘冲自己心里尽管也没多少把握，却还是滔滔不绝地说。“卷进这一桩离婚案的共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第三者董娘娘。爸爸的底细我们都清楚，他所以要提出离婚的原因你也全说了。妈妈呢，此刻肯定很痛苦，但决不会同意离婚，这也是用不到再去了解的。剩下的是董娘娘，只要我摸透了她的心意，离婚不离婚也就解决啦！”

刘洁听了半天，还是没有信服。她皱起眉尖，忧心忡忡地说：“你瞒着爸爸去找董娘娘查三问四，爸爸会跟你闹个没完没了的……！”

(二)

他们的爸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现在的官名叫刘嘉祥，小时候在家乡人们都唤他小祥子，三代贫农，自来红，十八岁参军，可不到一年，全国就解放了。

他认识话剧女演员董琳是一九五八年的暮春，天气不寒不暖，驻地周围山明水秀，鸟语花香。刘嘉祥这时早已当上了干部，也快到而立之年了，但在部队里依然生活得很欢快，跟那些刚入伍的青年战士差不多，纯真活泼，什么心事也没有。想不到 S 市的戏剧学院突然派出了一支由本届表演系毕业生组成的慰问演出队，来到东海之滨，其中偏偏还有一位能歌善舞、连眉眼都会说话的小花旦董琳，不上两天便把刘嘉祥的三魂六魄勾去了一大半。这也不足为奇，他出生在山沟沟里，后来又没离开过部队，挺少和城市里的时髦姑娘接触，尤其像这些受过特殊训练、一颦一笑都那么富于魅力的青年女演员，他更是在梦里也没有见到过，如今一下子竟和他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那怎么能再叫他管得住自己呢？别的战士尽管也有动了心的，公开向董琳表示爱慕的就有五六位，但他们才二十上下，什么事都容易兜得起，放得下；而他这条年近三十的大汉可就不同了。两星期后慰问演出队任务结束，匆

匆离去，刘嘉祥对那小花旦董琳的单恋却足足持续了一两年。即使在他通过正规的求爱手续，终于和同一部队的女干部周犁成婚之后，当年他向董琳索取到的那张二寸半身像还继续被他珍藏着。

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S市戏剧学院的领导也都被打成了文艺黑线人物，造反派给他们罗织的十大罪状中，就有一条是这样说的：“派遣一批油头粉面、资产阶级臭气十足的男女大学生到部队去演出，妄图腐蚀人民子弟兵，毁我长城。”可惜“四人帮”那一伙毕竟狂暴有余，深沉不足，没有为此特地派出专案组到部队去明查暗访，否则光是刘嘉祥密藏多年的那张董琳的玉照，就足够让他们大做文章，写出千百张大字报来。

刘嘉祥的这段浪漫史尽管在“文革”期间没有被揭发出来，可跟他成婚多年、生过两个孩子的周犁心中是早已了然的，连董琳的那张照片，在他们夫妇俩情投意合、过得最甜蜜的日子里，也被老刘当作奖状、奖旗那样光荣的纪念品，主动取出给周犁看过。周犁处事精细，但心胸并不狭窄，明白这纯粹属于她丈夫的单相思。据她了解，他们的老战友中，当年得到过董琳照片的还有三四位，也足以证明S市的青年女演员对谁都反应一般，并没有把心献出来。再说时间已过去了一大截，董琳肯定也已结婚，况且隔行如隔山，C省又和S市相距千里，刘嘉祥跟董琳重逢的可能性简直很少，她周犁何必喝隔年醋，和老刘吵闹，反而伤害了夫妻间的感情？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证明周犁这着棋下得非常明智。

直到七十年代结束，他们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老刘也年过半百了，他们一家始终生活得又美满，又安宁。随着刘嘉祥的地位不断提升，他们在附近的M市分配到了一套很高级的家属宿舍，而在山区驻地，还有专供师级干部老刘等人专用的办公大楼，包括住所。窗明几净，设备齐全，辟有很宽广的庭园，可供刘嘉祥莳花种竹，遣兴消闲。在C省的党政军工团各界里，他刘嘉祥也算得是百名以内的大首长了。

“四人帮”的被钉上耻辱柱，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被彻底否定，使全国出现了第二个春天。短短的二三年里，封建势力的残余，苦行僧式的清规戒律，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为的壁垒……迅速地开始了总崩溃，阵阵春风终于也吹进了刘嘉祥所在部队的驻地——偏僻的C省山区。战士们的文娱活动大大增多了，那座可容一二千人的会议大厅里几乎每晚都有各种节目演出，或者放映电影。

有一天，刘嘉祥偶尔走过会议大厅外面，发现刚贴出的S市电影厂新片《夺宝记》的海报上，有一个特别触目的名字：董琳。他自然毫不考虑，就要了一张当晚的票子。看完电影，他早年对董琳所滋生过的旧情一下就复活了。影片的情节和导演的手法等等他什么都没留意，而凡有董琳在内的每一个镜头则已印上了他的脑神经。最使他惊喜欲狂的是隔了这么多年，董琳的外形依然那么秀丽，有一个结婚的场面，在他看来，扮成新娘的董琳简直就是天仙化人。

经过一个晚上的深思熟虑，第二天他先发出了一封试探性的短信，寄到S市电影厂去，请他们转给董琳。

等待的时间是相当长的，但毕竟因为他在那封信里，除了尽力恭维对方的表演艺术外，没有什么冒失唐突的词句，并自称为她的“老战友”，向她致以“革命的敬礼”，所以隔了十多天，董琳的覆信也就寄到了。作为一个演员，董琳对于来自观众的赞赏不免有知己之感，何况在她青年时代，确曾和刘嘉祥他们那些战士接触过，因此覆信中又热烈地表示了欣喜和欢迎，还把自己属于哪个剧团和家庭地址等，包括她本人已和导演印献子结婚多年，生有一女的事都告诉了刘嘉祥。

对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的厌倦，加上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所带来的影响，刘嘉祥脑袋里“该松一口气啦，”“年纪这么大，再不玩玩岂不成了傻瓜？”等混乱不堪的思想早在滋生发芽，到了董琳再度成为他可以接触的实体时，蓄水库的闸门一下就被冲开，洪流一泻而出。

他们的驻地原是C省有名的无核桔产区之一，部队自己培植的桔林也占地达百亩以上，这时正值初秋，早桔已累累满树。就在前天，桔林管理员小唐来到后勤部请示，已采集的二千多斤成熟的早桔该怎么分配。后勤部的石部长让他考虑决定。于是内衣口袋里密藏着董琳那封覆信的老刘便找个机会，叫来了管理员小唐吩咐：

“照往年那样办，先给上级机关，还有咱们的医院、休养所、幼儿园、托儿所……都送一些去……”

“是，政委，您没别的事吗？”小唐敬个礼转身想走。

“慢一些，小唐，”老刘站起来挨近他的部下，轻声说：“你还记得D团的张团长吗？他调去坦克师快三年啦，这几天里可能要来，还带着一大帮子的人。要是桔子有剩下的，给他们留一百斤怎么样？”

小唐并不记得这位张团长了，可还是欣然点了点头：“行，政委，回头我就送到招待所去，您什么时候去取都得。”

刘嘉祥高兴地笑开了。

至多不过隔了六七天吧，两大筐无核早桔已由人送到了S市茂名南路上的董琳家里，自然还附有刘嘉祥的一封亲笔信。

此后的一两个月里，政委和女演员之间又互通了几封信，内容都很一般，在信末彼此都还加上一句“问候您的爱人”。但后来在老刘特地改寄到董琳单位去的那封信里，却出现了这么一段含有深意的话：

……真怪，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您穿了一身闪闪发光的古装，在演月宫里的嫦娥，那么美丽……看得我发呆了……

当他收到董琳的覆信，喜出望外地发现对方并没有一句嗔怒、申斥的话，胆子自然就更大了，在下一封信里，终于写得情意缠绵：